

白
蘇
齋
類
集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恭校

中道

箋牘類

答梅開府先生

馬頭數語略識英雄皮毛寧夏之功始見英雄面目
去年見龍湖談及足下始得英雄神髓英雄之難識
如此不肖近攜兩弟都門時時劇談間有一二語可
聽者恨不得請正足下耳

又

三弟愚兄弟中白眉也阿兄頗心遜而私賞之然自謂是瘡痂之好豈期足下亦偏嗜乎劉晉川開口見舌意見志少然不肖所取正以其無意見耳世之一生談禪意見熾然者不少如晉川之脫洒亦自可喜也知足下眼空世人然朋友寔難何可悔責愚兄弟寒燈劇談槩多孟浪之語語繁非筆楮能盡無由請正大方千里同心鑒之聲外當不俟耳聞矣

答編修吳尚之

來劄云年來實見全體顯現而根塵偶處遂為物轉
不知足下自早起至晚是根偶塵耶塵偶根耶根塵
偶時根名物耶塵名物耶為物轉時塵轉根耶根轉
塵耶此全體受根塵轉耶不受根塵轉耶若受根塵
轉者不名全體若名全體必不受根塵轉矣足下
遂為物轉一語成虛設矣願足下明以教我近來學
道者多半是虛脾大率欲人說他志韻高遠有道氣
便作官而已獨足下眼睛如此其于作官一念想已
灰冷如今真參實證續佛慧命者非足下其誰弟塵

緣不斷好名好官都是眼明作崇然則足下兩眼是
足下以德天助道品也一笑

韻壽亭母舅

三年之間時時聚首暢飲極盡山林之樂將為此趣
可要之白首而微尚不堅匆匆就道寒月長途嚴霜
摧我髡朔風鑽我骨亦復何興而磬簋不休遂使雪
心齋前蒼筠無色薜荔笑而猿鶴怨蓋未抵濁河而
意已中悔矣且年來放浪詩酒社中腰骨漸粗意態
近傲昔年學得些兒罄折盡情拋向無事甲裏依然

石浦河素生矣前偶有詩曰狂態歸仍作學譚久漸
忘蓋情語也千萬莫輕易出山囑囑

答汪提學靜峰

趙侍御來得手教相與撫掌大笑再三把玩心癢雅
禁即日作一答書而寔臺森沉無敢將去者今復得
手教名言滿紙益修密行不被人覷破尤是妙語正
與弟前答書相合但兄說得渾涵而弟叢洩大盡即
此便是弟不能密行處也此箇密密關竅惟兄能知
之尔惟兄能行之弟則行解絕不相應三復手教徒

增媿歎云昏昏度日四字正為弟設兄宦業孽孽
品望日重惺惺不足以盡之况昏昏乎良背舊侶獨
一蕭玄圃王袁白歲月幾何良朋難得茫茫宇宙尋
素心友易尋怕死友難即如玄圃袁白二兄性命見
解較良背時固大進而生死恐怖較良背時則漸退
矣大抵二兄與弟俱逃不出昏昏度日四字兄惺惺
者幸先度我猶憶客歲諸兄夜集談及去我相之難
弟應之曰諸兄終日波波為人把我撇在一邊安得
談無弟願世人且有我相譬如世人重金銀者十載

深高惟盜是虞何也有金銀相也世人若有我相么
必急急忙忙尋一片安頓處肯任阿旁獄卒負之而
趨哉若真欲參禪此時單單只有一箇疑如一人與
萬人敵相似至于要修密行兄意不過欲遮護得十
分完好此于作官及應酬世人甚妥打發生死尚覺
未穩如何如何弟此論甚迂聊補大教之所不及風
便更望教之

啓王荆石座主時方家居

恭惟老師閣下道協黃中學探剡奧承天而為一柱

佐地以育百昌九夷八蠻咸訊寇公之舉動兒童走
卒皆知司馬之勲名至于進退之間尤慶禮義之正
初則安車屢駕尚躊躇而未前既而溫綸載頒始惓
然而就道東山再起謝公果慰夫蒼生震器既安留
候遂托于黃石成而不宰去之弗居歸山而道彌尊
晦迹而望愈重惟烏衣之舊第即綠野之尊堂托膝
情于雲霞寄遠襟于魚鳥斯可謂功成身退奉行天
道者矣宗道謫劣之才猥下之品昔奏薄技遂荷甄
收拾之藥籠近于函丈身豈北野之馬哀其長鳴人

非南山之銅施以鑄鑄此之為德銘刻為輕特以陰
陽為憲霜露徂候因柳肘之忽生守蓬戶而未出是
以老師還朝之日曾不得與望塵之衆肅迓台旌及
歸里之時又不得從祖帳之末遙睇仙舫歲月冉冉
心旆遙遙去年迫于父命復就微官李御無從馬帳
迥隔過平津之館猶想光儀望吳會之雲徒深仰止
斯宗道所為日夜懷歎夢想為勞者也緬思老師毗
世之業已畢出世之道雙修直窺洙泗伊洛之源參
以青牛黃面之說久詣寶所已得玄珠如宗道者踰

伏數年學無寸益而欲稍窺性命之理少副賞鑒之
精而弱植鈍根欲從未由老師乞憐而教之耶方有
入場之後匆匆具啓附候臨楮曷任悚仄之至

梅開府寄黃鼠

生平嘗恨未得飽噉此味乃大中丞令兩力昇至滿
案盈俎皆是物也書生一生未曾得此雄噉也第損
郇厨太甚耳

劉都諫

二三兄弟十載之中把臂不袂蓋無定矣然諸丈道

溶脩阻會晤維艱固無足異者獨仁兄所居去都門甚邇而不得一遂良晤跬步之間有若天涯倍令人相思如渴耳昨夜開佳釀烹魚調蔬既醉且飽恍如曩昔過從高齋大嚼時情景獨恨無主人相對舉觴醉飽之餘懷思彌深柰何柰何仁兄宴坐擁琴書吟嘯自適懷抱甚暢願竒偉高名世人所急東山雖樂恐不能長留謝安石也

梅開府

忽接手教展誦不能去手門下坊蓋天下而文章名

妙天下詞客文人欲為詩歌稱功頌業而不可得即
搜腸竭吻曾不滿大中丞一笑今不佞幸藉筆札之
役少寄讚嘆深媿樸樸不能藻潤天言以當台意而
門下顧先之以華贖重之以厚貺是詞客文人所不
能得而一推魯少文之夫乃緣蒙之能無醜顏也

陳學博

士固有文不工而不見收者七有文工而偶見誣者
今足下之文佳甚而不佞亦頗免拙目之請于二者
徇居而致足下困冷羶乎豈不佞過耶抑足下之數

耶出關後得觀芝宇愈令人悵惘不可言或者造物之奇不欲處足下卑第耶不佞所望于足下者蓋甚遠幸勉旃自愛

湯義仍

一別遽隔歲矣王子聲音耗足下未聞之耶此君神強骨勁雙眸清炯有壽者相弟即聞未未忍信倘傳者非謬則造物未太不憐才矣何論世人足下久淹墨綬又奚憚也以弟觀足下如世說所列文學豪爽言語蓋總具之所取未已太過宦路升沉自不必論

不然是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黃司業毅卷

不聆仁兄笑語垂一年花下清尊燈前雅譔俱為夢
中事矣仁兄坐舉北海內青衿圍繞叉手諦聽鳴道
覺人建樹甚偉而弟也碌碌如昨畧無短長之效言
之汗顏手教遠及蕪之新刺甚感高雅展讀新課不
能去手既羨海內奇士之衆又羨法眼賞鑒之精仁
兄造士之功此其一斑矣

又

橋門士皆海內名賢莫不長跪聽命足下至貴倨也
而几席之間左攬右眺無非名山仕宦之樂與棲隱
之趣一日而有之安在哉世間無揚州鶴也弟入春來
拮据嫁奩冗瑣可厭窮與忙會貧與病兼今尚平之
累幸粗畢洗此五嶽之遊不作障難矣明年有坐小
舡杖枯藤泊燕子磯下者吾兄試屏八騶訪之則手
教所約一觴一咏同此攬結不旦夕可踐耶

答陳徽州正甫

同里同籍復同臭味者兄及汪靜峰不佞弟耳藉令

兩兄并賤兄弟三人者得朝夕聚首縱口劇談豈非
人間第一樂事然此所謂法喜禪悅之樂非人間樂
豈惟人間即欲界諸天名不得望此樂以故不得不
為造物之所妬而萍分蓬散悵然各嘆一天矣二家
弟往有書來云自到吳中久不見偉人得晤陳丈是
日復知有朋友之樂三弟名以白岳良晤誇我當此
之時若令袁長公得與不知又添幾種雅談幾番雅
事矣潘雪松函稱仁兄治行道人作用固應如此來
諭又云時取圓覺諸經尋繹既作德良又圖作佛此

齷黃諸君子所未夢見也近同參諸兄看圓覺白文
欲弟強釋數語不得已隨着臆識今抄首章請正昔
人錯一轉語罰作野狐弟不知當作何等極佳墨寄
一二塊寫經不為貧也

李卓吾

忽得法語助我精進不淺又得讀近詩至白盡餘生
騷身存不老心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使我婆婆
起舞泣數行下近作妙至此乎豈惟學道不可無年
沁水父子日與翁相聚想渴大饒益焦漪園常相會

但未得商量此事陶石簣為人絕不俗且趨向此事極是真切惜此時歸里我輩失一益友耳王袁白是一本色學道人此外又有蕭玄圃黃慎軒顧開雍諸公皆可謂素心友因手教訊及故云又諸兄曾論及一貫忠恕生戲作時藝一篇謹錄一紙請正二舍弟病瘥三月幾殆今始愈已改教矣

又

前得沁水書即日作數字奉報不知沁水人能乘便寄到雲中不孫武子註今日過一友人齋中始得見

之匆匆僅讀得首一序此等真文字惟蘇長公有幾篇相近餘亦未及方也方同諸兄遊上方歸纔釋馬簾小休榻上忽見案頭有翁書展讀一過快不可言又得讀與焦弱侯書又得讀四海八物目力倦而神不肯休今日又得讀孫武子叙真可謂暴富乞兒也近日閑中隨筆記所見所說將百餘段不能悉寫請教聊抄數章博一笑二弟當在八九月間謁選三弟在家閑悶作時義前有書來自云決中然未知命數合中否不佞讀他人文字覺懣懣讀翁片言隻語輒

精神百倍豈因宿世耳根慣談乎雲中信使不斷幸
以近日偶筆頻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讀不能解也
笑笑

又

病瀉甚久裁候甚踈心則朝夕左右耳晦昧為空為
字從來未有如此解者未有如此直截透徹者為之
一字正是今古學道人銅枷鎖鎖一切聲聞緣覺妄
為修證古德訶其重厚昏沉此是通身晦昧坐在為
字中者即如入地菩薩見性尚隔羅縠是么未能脫

盡晦昧蓋一介見處便是他一介為處一介為處便是他一介晦昧處也所以楞嚴經末段由盡色陰方盡受陰由盡受陰方盡想陰由盡想陰方盡行陰干般峴崎正墮在識陰黑暗區宇裏干為萬為博得晦昧則奈何蓋之有哉顧安得翁廣長舌頭圓通手腕將此全經注釋一遍乎第恐後溫陵註行前溫陵註無處發買耳一笑一笑雖態晦昧為空此是古人禪病非今人禪病也以不肯所見今世學人其上者惟積一肚佛法包裏沉重還嫌禪學踈淺鑽研故紙不

休此等人正是為有何曾為空乎又有一種口裏說
我學禪學道其實碌碌兀兀接客之暇籌計家私飽
飯之後算量資俸三乘十二小教一字不看一千七
百則公案一語未聞若此種人晦昧則儘晦昧矣但
是晦昧為有不是晦昧為空耳茫茫宇宙覓一晦昧
為空者且不易得而况絕學無為者哉今歲天氣不
甚熱雲中地高氣爽清涼當更倍此院署敞豁想見
居士擲拂中丞緩帶高談之狀甚愉快也家弟新刻
六復翩翩自喜前于一友人齋頭見之待渠寄到時

當寄覽也

梅開府

以門下之功以門下之才若望而欲高蹈人外萬無
得遂之理今世界如一大船在驚濤中只靠數輩老
長竿有不得出者又有欲歸者其柁蒼生瀕何處處
好從赤松游不必棄侯印歸山中也適有喪女之喪
匆匆附此言不暢心惟慚照亮

馮侍郎琢菴

甚哉閣下篤孝之感也既以精誠感主上荷封綸之

錫又以精誠感司命延屬續之音甚哉閣下篤孝之感也屢對教言慘愴切怛所不忍讀頌太翁立德樹功已足不朽生榮沒哀亦可無憾而未了之志不竟之業則屬之閣下倘閣下以沉痛致權瘠過甚非所以安太翁于冥冥也為太翁為吾道為蒼生抑哀自愛甚幸

陶編修石簣

得兄與黃慎軒書知近日杖屨在天台鴈蕩間同遊者為我家中郎所游幾峰何峰窠高何洞窠奇相對

作何語會何異人幸一一寫示小女以產後病死思
欲出游遣此苦懷棺歛畢即同王秉白黃慎軒游小
西天游上方寺小西天石經洞近窓者可讀此自是
震旦山巖第一勝蹟有雷音洞中四柱俱生成猶如
刻畫為千佛像四壁皆刻經其巔有五臺北臺竅高
如蓮花在水中中央東臺名竒五臺相近一日可遍同
游者以為希有矣及游上方則小西天尋常培塿耳
相去不止蓬楹之辨也大約此山從烏山口起兩山
夾道澗水中流茅屋麥隴俱在澗邊惜天旱澗涸愈

進愈狹愈狹愈奇至接待庵則山勢粘天僅通一線
人從線中進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
西返觀此身有如蟹螯部索潭底不見岸端如此幾
里然後登山頂據危石數諸招提得一百餘處右有
陡泉石壁光滑五色襍錯躍起二百丈上有石寇石
柱欲墮不墮仰視足酸不禁又有望海諸峰左有大
摘星峰小摘星峰此皆護山峰也遠者包絡數層不
能悉記由大摘星峰蛇行脩高倏低越數嶺乃達一
洞名雲水洞甫入數丈昏黑不可辨一門如甕口即

同游瘦小者亦頭腰貼地乃得過况不佞之龐然者
哉既入此口篝火一望高廣俱不可窮際矣方縱脚
行數十步又忽閉塞歛辟拳曲而度異狀奇形不可
悉數有潭有黃龍白龍懸壁上有大龍池有龍盤
池畔又有卧佛頭甚似佛石獅子石蠟燭石鐘鼓叩
之真鐘鼓也又有玲瓏塔梵山須彌山此山絕高不
見其末又有石獅子洞鍊壁銀山雪山石羅漢石旛
其色皆正白或如密脾或如蜂窩甚高廣驚心駭目
同遊客有談東南名勝者亦嘆詫稱奇惜遊此者少

游洞者尤少以故無名于世即我輩名但知有小西
天不知有上方山也遊眺甫畢入門偃卧少休脚力
而感族太學君來索書蓬首信筆作此奉報心所欲
言時迫不能縷縷弟畏鞅畏勞殊無主試興備中堂
見許八月間出入盤山一段因緣游畢當再報也且
下選勝于南我輩探竒于北固知世間大有閒人一
笑一笑二弟不知尚同游否索書人甚急不暇作家
書倘相聚以此示之見弟近况耳

吳越間名山勝水禪侶詩朋芳園精舍新茗佳泉彼
兄數月占盡真不虛此一歸而弟也躑躅一室之內
婆娑數樹之間得意無處可說雖居開世似處絕崖
斷壑耳目所遇翻助愁嘆乃知世外朋儔甚于衣食
斷斷不可一刻不會也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籠鵲
鶴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恨不即掣條裂鎖與之偕飛
家弟書云石簣無日不禪間一詩弟無日不詩間一
禪禪卽不論詩可錄數篇教我杖履所至應有紀述
併乞錄寄燕中求友亦甚艱難近又尋得一人曰顏

與朴相遇無幾又別去矣此君氣和骨硬心腸潔淨
眼界太寬第學問稍有異同處家弟亟口讚嘆令弟
今秋倘得僑借計入都可得晤談矣社友頗叅黃楊
木禪非是不聰明不精神可惜教賣向詩文州聖中
去一時雨散閩山萬里從此耳根恐遂不聞性命二
字諶處愈諶生處愈生太可慮也謝宛委從塞上未
劇談二日稍破寂寞惜便別去拙詩數首請正聊見
近况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叅校

箋牘類

董章丘

家第叨附籍末則不佞于門下兄弟也得藉筆札之
後少故世講之誼甚幸甚幸願門下吏林卓魯公女
苑班馬即兩惠新刻邑乘蕪總三長網羅百氏弟也
展讀數過不過仰驚海若俯慙小巫曾未握管而氣

已先索矣非不竭腸臆以終重委而弱筆所限語不暢心每一念及汗流達踵復何敢當華翰之勳至雀貺之豐腴哉拜領程儀少副盛雅至筐篚重禮例不敢當謹附使驛上不恭之僭伏覲涵亮

某邑令

諭貴治人情有如人言不佞始為公懼繼為公喜懼者懼衆情之難防衆口之難調也雖然處此地者能便難防之情不足防則過此無難防者玉得器愈瑩金得鍛愈精數載苦心一生得力此又不佞之所為

公喜也。足下賦性英朗，真誠開口見心，行事復開豁，無瑣屑態，此不佞所素服。以此治邑，決能使士民無疑歡，然信懷真，無庸過慮。過防過防，則翻多事故，忌機可狎鷗，而况人乎？見足下滿紙肝鬲，故不佞亦搜靈心，膽想能諒我也。

大人書

孫女三時情極難堪，三日後即同諸兄遊城外諸山，胸中鬱蓄，得山色朋談，漸消然去。此亦矯情養生之法也。此時中堂已准辭試，差適有良友相過談學賦。

詩情懷愈覺暢快大人幸勿慮我聞三舅名罹此苦
舅舉子屢矣倏忽俱成春夢恩纏愛縷何日是了宿
世冤業乘便出現倏見倏沒令其割刺萬般以酬前
憤酬則淡他酬苦則不可被他苦三舅相見時望取
此紙出觀旋渦底佛勸落水羅漢亦可笑也二哥有
書來正同陶石簣遊齊雲山自云過真州度夏新刻
大有意但舉世皆為格套所拘而一人極力擺脫能
免末俗之譏乎大抵世間文字有喜則有嗔有極喜
則有極嗔此自然之理也舅近日移居王秉白新房

其房有高樓可眺幽齋可憩所苦者一年之後便當
別卜此時欲買一宅而囊無剩錢又耻向人開口恐
終當作人家店戶耳水到渠成若不足慮男賦性爽
直骨體不媚以此寡過亦以此招憎兼之屢遭兒女
之變杜門時多交游蓋寡酬應彌疎此皆宦途之所
不宜而男犯之至于恩纏愛綫雖能強解而左哭右
啼魂驚神傷為養生累良不可言以此作官一念真
同嚼蠟徒以二哥既已解令就一片冷糰而兒復尋
泉石冷淡之趣非大人所以教子之意只得勉強厮

握至于人之嗔喜官之利鈍頭上天公自有安排男
終不能作倚門行徑也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
東流水是男意中事矣

答江長洲綠羅

家弟既有錦帆集矣門下可無茂苑集乎集果行不
佞當惜跋數語庶幾賤姓名托佳編不朽意在附驥
不耻為蠅也家弟尚未抵家不知萍踪近在何處音
耗不通業已半載徵仲真蹟難得其做山谷老人者
尤難得明窓渠几沫手展玩神采奕奕射暎一室塵

土胃腸為之一浣十年夢想虎丘茶如想高人韻士
千里寄至發說喜躍恰如故人萬里歸來對飲之語
不足方弟之愉快也弟僅有一女適人匝歲死于產
病情殊難堪所幸當事見憐聽辭試差婆娑一室良
朋時來一觴一詠消結滌鬱恩纏愛綫日就輕微卜
夏之病庶其免矣知門下念我故纒及近懷

黃慎軒

過從之興都為愛嬾畏暑奪之可笑可笑足下去志
遂決耶果爾蓬蒿之遙羊求俱遠花晨月夕踽踽矣

適哉言之悶悶十七夕月尚佳當煮茗以遲從者游
部庄對芙蓉聽二高士塵談大是快事然須廿日以
外可耳願生如此骨相如此危症恐多凶少吉奈何
奈何

梅開府

李孟白來得常聚談甚快凡人聰明者多欠真實此
兄既聰明又真實大是難得兩云講師何人乎既是
講師說得天花沒膝恐亦與本公事不相干涉也

母舅遜亭先生

家僮來知我舅尊又遭卜夏之亥苦哉毒哉甥止有
一女耳且極慧父母視之何翊掌珠而今一旦委諸
塵土矣傷哉甥一生遭際與吾母舅無不似者似舅
即賢甥亦何必如此似耶

母舅壽亭先生

沙津徐人來又得舅尊手教披讀一過使我心飛雲
在亭中第昨郡城人云吾邑水患極毒破堤衝城果
爾則雲在亭前紅花翠竹恐不能無恙而詩朋酒儕
不免輟廢嘯吟當奈之何家中久無一音日日如猜

謎蓋可慮者甚大不止屋廬田舍而已然諦思浦中
居人如舅尊列位及家大人福德福相皆萬萬可以
無恐且破堤衝城非食頃便爾當有洶湧先聲而浦
中居人皆屢慣徑者豈有安坐待沒之理則亦不足
慮矣遷縣一事真是切要然已付之不談非是畏邑
中多口蓋知事大難成耳近事大可憂每入直進左
掖門直望見後山殊不成景象幸 聖意稍轉起用
行取次第舉行從此轉災為泰安知非祝融之禍也
錫以文字薄技與在筆札雖切杞憂亦何能為肉食

者鄙未能遠謀每讀此句未嘗不汗下甥情性粗直
骨體不媚且轉喉觸諱甚不諧于友朋善之屢遭骨
肉之衰魂銷神傷仕宦一念豈翊爵蠟待一二年後
即圖歸計續昔年看月登高之驩第恐此時舅尊又
辭猿鶴出北山矣

薛大叅青雷

館中兄弟漸至晨星蕭玄圃又攜年嫂年侄旅櫬西
歸矣幸劉濟滄趙準臺二兄一時同補聚首長安差
慰岑寂弟罪業深重波及骨肉兒女喪盡孑然一身

所遭之毒倍于玄圃仕宦一念真同嚼蠟不久當歸
田作治下老編氓也

答蕭贊善玄圃

篝燈讀兄書愛我憶我更私箴我乃知世外交游鍾
情更甚豈比塵市朋伴朝而握手暮即掉臂者哉兄
歸山中焚香啜茗寄意琴書取樂魚鳥真不減飛天
仙人惟願女酒之暇無忘却菩提本願時取大慧中
峰二禪師語錄置案頭朝夕相對弟今法侶益稀荆
扉日掩白蘇齋前柳深一文名惟恃此二老友晤語

室內法喜禪悅之樂第與兄黯黯消受離閩山萬里
太不異刻刻對面也

答王秉白太史

吾二人心神契合起念共知出語同賞有如形影跬
步同之古人所稱膠漆方吾二人尚未親切也吾兄
行矣與蕭玄圃趙準臺黃慎軒諸公相往還尚有老
成典刑之意乃今諸兄先後各飛弟雖居城市何異
孤島十數日中與顧黃諸公一晤談外其餘率皆杜
門下鍵閉眼跏趺日也前兩得兄書及和詞等箋朗

誦一過兩腋翩翩真如籠鳥觀秋隼破雲而飛一月
前聞泰山迸裂里許正愁兄遊屐相值不意窮幽極
膝跋扈飛揚向我賣弄如此雖然楚中名山甚多第
明歲且歸左挈中郎右挈小修狂談浪譎比吾兄此
樂當百倍彼時兄當更羨我也弟戴星筴一月矣數
時又有未了制辭須要完結朝而戴星夜而篝燈伏
枕安眠僅得二更此時方匆匆撰寫無半刻暇而温
君下願云有便郵信脫信筆竟不知作何語兄以意
會之可也又二舍弟新刺甚可觀今奉寄一部知兄

讀此又添數日喜歡也

徐惟得

不肖生平傾嚮大雅幸生同時同里又在仕籍而宦
跡乃若相避者何鄙人緣薄甚也然得手致展讀數
過瞑想眉宇若談晤然豈前生菩提因中曾结伴共
遊耶人外之契不介而親豈必把臂乃稱金蘭哉不
佞疎野之性在壑之骨戒力不堅輕擲黝袖走城市
間如籠鳥檻猿未嘗一刻忘故林而冲漠館十雀絕
愈攬我鄉思何時得結廬傍玄亭使後世與王無功

仲長子光二友並觀乎

王衷白

董津來又得手教且喜兄白日能作寐語真比往日
王衷白不同往日是無病的王衷白近是有病的王
衷白乘此知痛知痒時節恰好用針可惜西京無此
等好醫人也笑笑明年春杪兄幸早發弟謹煮兩前
茶子小竹林候兄也令郎近日文字想奇進與阿翁
談禪否聞兄有遊太山記幸寫一本寄我

李宏甫

不肖自入道以來即省官職大小兒孫有無都是頭
上天公掌管原不費人纖毫氣力所以四五年来頗
是心閒然既愛閒散亦復不能受苦擔勞學道淳迤
亦本于此今秋乃稍自奮迅期將自今三十六年以
後歲月供養諸佛決不以一知半解自安或仗長者
開示有水到渠成之日亦未可知蓋不肖根鈍力弱
百不如人持此一念堅實長遠之心庶幾將勤補拙
眼見同衙門同年同時皈依佛乘者已被無常擒却
一二人此時雖欲不發願努力亦不由我也不肯踈

講交游極少獨坐兀兀又苦懶倦尋得三四朋友同
辦此事數日輒會會時必不說禪說道惟以生死事
大無常迅速自警警人警省一番精進一番此近日
功課也會中諸友有資性聰慧者必有殺心真實者
大抵不能相善會稽陶石簣極可人恨其人體羸多
病不能受苦今又歸家離羣索居不知此後精進常
得如往時否翁明年正七十學道諸友共舉一帛為
賀蓋翁年歲愈久造詣轉到此可賀者一多在世一
日則多為世作一日津梁此可賀二翁幸一笑而納

之勿孤諸公供養之心可也

答陶石簣

弟今春移居焦漪園房子庭上花正開忽二舍弟至
遂坐花下劇談至三更強半是說陶石簣同遊西湖
事此時月照李花清瘦冷淡恰似對石簣面孔也賢
伯仲閉門參禪精進勇猛令我媿歎不知此時參得
如何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一語似無可疑者便令解
不得么無損縱使解得中甚用也吾輩學道雖未先
大悟至于向內團心上卜度穿鑿求分毫明白決不

作此虫豸伎倆兄但于東山水上行麻三斤乾屎撮
裏穿破此等語言是甚麼鶻鼻布衫破驢脊背古人
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又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弟
近來志止向無字上做工夫此小光景見解都不認
着只以悟為則志決不敢媿此事淡澹更去尋枝葉
也兄以為何如

答同社

從十六聖人一生僅辨得一箇恕字何也人情固不
甚相遠也故衆人所有者志聖人兩不能無衆人所

無者七聖人所必不能有惟聖人能與天下同其有
故不惡人之有惟聖人能與天下同其無故不責人
之無與天下同其有無故心地平不以所有所無者
責天下故一切皆平故一怒而天下平矣若夫賢知
則不然衆人之所有者已決欲其無衆人之所無者
已決欲其有取而不知其非有也久假而不知其
未必無也不知其非有必欲強天下以皆有不知其
未必無必欲強天下以皆無胸中不勝其峻增待人
不勝其鏗刺則自身求一日一時之安樂且不可得

而况能安人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借
說也觀其所作大學一書至論平天下之道只一絜
矩盡之矩者心也絜者推此心也恕也夫孔子七十
歲始能不踰矩是孔子垂老而始能恕也兄獨奈何
輕言恕哉

又

來教云乾坤是一大戲場奈何齷齪為藝人于哥禮
此論甚高不佞竊謂禮者世界所賴安立何可少談
且就兄所稱戲劇喻之林生者自宜和雅外自宜老

成官淨自宜雄壯整肅丑末自宜跳躑恢譎此戲之
禮不可假借藉令一場之中皆傳墨拖粉踉蹌而叫
笑不令觀者厭嘔乎然使作戲者真認己為某官某
夫人而忘却本來姓氏則亦愚騃之甚矣

答友人

涉世如局戲有出手便錯者有半局而蹶者有局將
終勢將贏而一着便差前功俱廢者又有終局不錯
一着獲全勝者大都要勝之心一般所爭者算有長
短知有巧拙耳總之皆局中人的事也世間自有棋

秤未展白黑未分要緊一着子此一着子勘得明白
好勝與不好勝總非分外

答駱儀部

公骨剛志強有擔荷此事之器官閒事簡有究竟此
事之畧真參真悟是在茲日不佞畏怖生死叢心參
學今又十年老冉冉至矣自救不暇何能益公大猷
此事不從自己聰明得况從他人言語得乎不佞雖
欲益公名萬萬不能矣

答友人

空不可過為此語良是然謂為空害空覺太過慮矣
心經不云乎是諸法空相不增不減夫為空而有益
于空固不得謂之真空矣使為空而有損于空么安
得謂之真空乎譬如痴人居大舟中苦舟不行向倉
中極力推挽舟固不因之行然么豈因之不行哉鄙
見如此惟兄更教之

答劉光州

公性識慧朗既可悟入氣韻沉涵又堪保任即今車
馬勞喧正陶心煖性之地自度度人適維此日三隳

來札已見一斑政事有源即學問有用珍重珍重

答友人

學未至圓通合已見則是違已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脰之長憎鳧脰之短也夫不責已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答趙侍御貞甫

閱正楮中語都是詢作直指事此非腐儒所能知故不敢謬答非為懶也

答友人

本來具足箇箇圓成等語是瀉情垢之巴豆斷意根
之利刀今人却認作補中益氣湯引一輩盲流日日
咀嚼又引孔子吾無隱乎可離非道證明如此證明
太顯太曉但只未知于是非利害闊過得否耳奉勸
吾兄不如且撥置此事作些有用生涯到處努眼張
牙浩浩談說博得學道之名招得泥犁之實則何益
矣

簡友人

今日雨後坐軒前忽見桃樹下茵子如手大因嘆濕

七篇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熱變化之速五穀疏果非煖非兩則不發生不獨一
菌感濕輒生也至于人身縱煖觸有因精液成念濕
輒所化耳本無條有與菌奚異夫以忽然濕輒所化
之軀過忽然濕輒所化之物彼此俱命彼此俱性安
在哉有情彼無情也舉似足下以為何如

龔吉亭先生

聞矜將化預知待日至期跣坐誦佛號食頃謂左右
曰佛至矣合掌而逝異哉精進之效乃如此此時六
宜撫掌助歡不宜更出一滴淚也念佛憶佛必定見

佛此便是現成榜樣。勉旃。龐老勿落婆後可也。錫初承凶信不勝悲痛。繼得此消息不覺悲痛化為歡喜。故今附數字稱賀。不稱唁。素帛二端寄上。

答姚侍御

聞採圖說一語一淚一字一血。方之鄭俠尤為痛切。明著矣。夫中州天下要地。于人則咽喉脾胃也。地瘠而貧。且不時有旱澇河湟之患。今以易病之脾胃而為喙砒醜之毒藥。日攻尅其中。萬一如大疏巫云禍患生于腹心。干戈起于堂奧。將何術救之乎。如此苦

心如此危論尚不能感動宸衷回天之策不幾窮耶
答楊貞外肖墨

韓昌黎桂林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每讀此
詩未嘗不神馳龍洞仙岩之間先生利刃鉅鋒匣之
不試杖屨徜徉堪以自老何必一領紫欄白畫盤眉
乃為快哉先生遠性有識諒不以彼易此也扇頭小
高聊博一笑

寄三弟

女竟不祿可傷悼甚居官數年喪却兩子一女一身

蕭然此懷何堪。猶憶往年夏中。每夜坐大槐樹下。池上星河。晶晶池底。聽兩兒屬對。應答如響。以為笑樂。至今思之。便是一夢。爾時麥粥。亦何可厭也。功德天。黑暗女。步步相隨。將奈之何。然我之為功德天者。無幾。而為黑暗女。則甚酷矣。自弟出京後。此女能通竺典。誦金剛經。時有問答。皆出意外。我謬比之靈照。不意其遂至夭折。昔白樂天無子。止有一女金蟾。慧甚。後復不育。竟以無子。吾此苦真同樂天。然樂天是世間第一有福人。吾那得比之。樂天趣高才大。欠價遠。

至鷄林。吾才思蹇澁，無所成名。一不同也。樂天罷守，即有粟千斛，有太湖石，華亭鶴，折腰菱等物。吾官十年，債負山積，室如懸磬。二不同也。樂天所居履道里宅，據東都之勝，花鳥魚池，彷彿蓬瀛。吾家石浦之陽，濱于大江，即此鳩巢蝠廬。旦暮作鮫人窟，安望花艸池臺之樂。三不同也。樂天有妓，樊素小蠻，能舞霓裳。吾輩兢兢守官，那及此事。且吾鄉固陋，真所謂經歲不聞音樂聲者。四不同也。樂天官至三品，不為不貴。吾賦性骯髒，轉喉觸諱，早晚且歸，終當老一校書郎。

五不同也。樂天有元劉互相酬唱，晚年與牛奇章諸公，共為賞適，想故鄉一片地，惟有杜門下捷而已。六不同也。樂天素健，年五十，得風痺疾，復愈尚能留樊素及駝馬，吾少年病後，骨髓脆薄，多肉少筋，非壽者相。七不同也。吾與樂天不同者如此，惟無子一事，則酷似之耳。獨樂天學禪，吾亦學禪，樂天太好快活，晚年歲月多付之詩文歌舞中，此事恐未得七穿八穴，吾以冷澹無所事，只得苦參，將來或不作生彌勒院中行徑，差強之耳。若果于此一天事了却，冀州堆

頭拾得無價寶。世間苦樂何足道哉。吾比來未忘切此事。但察話頭工夫。難得純一。又念世間浮解。恐無益于將來。更作小小功德。兩分大官餐錢。即買魚蝦蟹蟾。放入金水池中。每入門內侍部不問。但云此袁家放生人也。黃慎軒蕭玄圃諸公。亦相倣效。每月朔望。放生不可勝紀。吾非欲作此有為功德也。自念以口腹傷殘物命。欲用此少贖罪愆。且令好生一念。常時萌動。將來或至憫念有情。不復食噉。然比來晨覓夜鯉。多取備屠門。至鬻刀則欠已。殘之矣。聞大人日殺

牲供具弟能點點列之不殺何如此即非常功德也
醉中惟我一人食肉眷屬俱長素念佛精勤之甚辰
昏梵唄定同蘭若吾意甚樂之每與若嫂及兩姬言
爾輩不必憂無子吾朝暮且解官長安村中舊舍便
可作一卷脩汝輩六時行道其中他年同生青蓮池
中永為法眷此為嗣續豈不更大即我百年之後汝
輩便作淨尼有田可供伊蒲又有人護持以此卒餘
生有何不可昔王殉王維俱舍宅為寺趙中令無子
兩女俱為浮屠范龍圖女孫為妙總大士若能若是

又何羨乎。封登一品，兒孫滿前，汝嫂之欣然領之。然我名是實語，如語非專為引誘兒女輩也。我甚欲歸田，但為大人年未六十，歸計太早，恐親心不悅，且補春宮講讀，未久，名欲少有所需，屈指算之，決不出三萬，沙市太遠，不可住，城中已錢廢，惟長安村中舊居，真可栖隱，且所以難鄉居者為盜耳。我貧如此，即開門延之，尚恐其厭薄不來，何足憂慮。我意欲將荷葉山荷葉堰俱作短牆圍之，從烏桕樹中開門，以小舟往來其中，絕種白蓮，山內松栗十圍，處作一佛堂，萬

松嶺上作一大士閣，記往時每夕陽行此處，則平湖
萬頃，晶晶晃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望黃山，極為勝
處，可令阿書將我田祖預市木植，杉木便好，不必楠
柏木也。但聞其中樹木頗遭斫伐，又隣家多取以代
薪，甚為慮之。此處以林樹為命，寧乞吾頂上毛，莫伐
吾樹也。頭上霜毛，除之何害，惟此樹係吾晚年生計，
已勅阿書守護。弟幸溫語，懇諸人，為此樹乞命。諸人
未必不聽我。又勅阿書種樹山中，可多種松，塘上可
多種桃柳，桃柳易成，易待弟入村，可自閱視其行位。

志自有方畧。太整即俗。弟有能辦。不須囑也。已向董
思白黃慎軒諸公乞堂額。卷名矣。又中郎有書來云
已解官。初謂其不耐煩苦。不知其一病三月。幾不起
也。前訊之吳中人云。此令近年未有。惟飲吳中一口
水耳。又聞其叢摘如神。衙門宿蠹。為之一清。其人非
習為諛者。且衆口一詞。方為之喜。而乃病耶。豈劇縣
多事。為民勞心。至于病耶。亦其心和而骨微。不堪折
腰之苦。遂叢病耶。既病矣。自宜解官。豈容以七尺狗
一官也。其去以養詹姑為辭。聞吳民千百人。皆聚神

廟中，願各捐十年之壽。延彥姑一日，以留仁父母。醮事懺儀，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吾聞之，又為之喜。功名升沉，何足論。若真能有益于百姓，即是大功德。大行願也。然中郎年少，豈容歸隱。將來到京，補一廣文，積三四年，可至部屬。其清望甚重，與他量移者異。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莫令其憂也。雲中老子念吾弟甚，每書來未常不及弟。卓吾亦有書來，訊弟動定。又邑中人云：弟日來常攜酒人，數十輩，大醉江上，兩到市肆，鼎沸以弟之才，久不得意，其磊塊不平之氣。

固宜有此。然吾弟終必達，尚當靜養以待時，不可便謂一發不中，遂息機也。信陵知終不可用，故以酒色送其餘年。陳思王絕自試之路，始作平樂之游，耳弟事業無涯，其路未塞，為朱紫陽亦大破碎，即陳同甫亦太粗豪。陳同甫度橋馬次，且即下馬，拔劍斬其首。辛稼軒見而竒之，竒則竒矣，馬有何知，而遂殘其命。此視王藍田之蹂雞子更甚矣。少年遭禍，晚得一策，數月遂至不享，此亦可以戒矣。然吾弟愷悌仁厚，寧溲有此，聞邑中少年多惡習，不可不誘引之也。昨又

聞吾弟作敲仁會，率諸友講學，甚善甚善。事將近，且作時義，吾歸隱之志已切，得弟中雋，即拂衣之行決矣。聞侄子甚清令，白家阿龜當從汝乞之。前兩三月游上方諸山，往與弟坐杜庄竹園，閱名山記，有所謂石經洞者，悉得于杖履之下。弟今秋來當一一舉似，且同弟覓再游也。所寄大人書甚畧，大人如不厭煩，弟可將此書從頭讀一遍，即可以悉吾近况。與後日行徑也。紙盡不更作，有便勤寄八行望之。

又

中郎昔忙今閒我昔閒今忙人生苦樂乘除大抵如此十年作太倉雀鼠今得報效少懺素餐罪過不敢厭勞怨苦也但年近四十日起先難玄鬢化白面紋漸多異日相對竟是一龍鍾老翁矣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澁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去住之難澁古嘆之可奈之何

答陶石簣

覽鏡諸作絕似元白五泄六咏非坡老不能為也懷弟諸篇俱隹七言尤勝總為兒女謀身易示有感儀

與俗同新鮮，擣警又為諸句領袖。即日書作簡板讀，
令弟妙什便，可想見第五風神弟。雖不敢望石簣然，
令弟則酷類我家小脩意。欲屬和少酬，高雅然君家
兄弟精銳如林，所謂不戰而氣已索矣。入冬以來，支
離枯槁如魚去水。幸天憐我寂寞，中郎恰補得京兆
授。屈指定有幾年，相聚齋頭相對，商榷學問，旁及詩
文，東語西話，無所不可。山寺射堂，信步遊覽，無所不
宜。足下聞此，得無復動北來興耶？中郎極不滿近時
諸公詩，名自有見。三四年前，太函新刻，至燕肆幾成

滯債第嘗檢一部付賈人換書賈人笑曰不辭領去
柰無買主何可見模擬文字正如書畫贗本決難行
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弇州才却大第不柰頭領
牽掣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時時露出畢竟
不是歷下一流人聞其晚年撰造頗不為諸詞客所
賞詞客不賞安知不是我輩所深賞者乎前范凝宇
有抄本第借來看乃知此老晚年全效坡公然公終
不似也彼公自黃州以後文機一變天趣擅主此豈
應酬心腸格套口角所能彷彿之乎我朝文如荆川

遵巖兩公各有幾篇看得者比見歸震川集亦可觀
若得盡借諸公全集共吾文精揀一帙開後來詩文
正眼亦快事也中郎見弟近作謬相稱許強以災梨
兒五泄諸作殊在別家詩九章果是八月寄至謝公
歸時匆匆作書偶忘及之諸篇俱力敵五泄三言稍
未稱中郎又云僧湛然戒力見地俱可與君家兄弟
談二兄不出籬落爲此善友何得更嘆離索乎老卓
住城外數月喜與一二朦朧人談兵談經濟不知是
格外機用耶是老來眼昏耶兄如相見當能識之

答陳提學

五馬未幾遂躍驄而臨晉諸生一奇也出自特簡二
奇也所補即汪兄之缺三奇也但方氏舊墨化為烏
有先生奈何督學品格第一要關異端大慧語錄始
收之篋中何如

白蘇齋顛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叅校

說書類

三教聖人門庭各異本領是同所謂學禪而後
知儒非虛語也先輩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
歸釋氏故今之高明有志向者腐朽吾魯鄒之
書而以諸宗語錄為珍竒率終身濡首其中而
不知返不知彼之所有森然具吾牘中特吾儒

渾含不洩盡耳真所謂淡而不厭者也聞來與
諸弟及數友講論稍稍借禪以詮儒始欣然舍
竺典而尋求本業之妙義予謂之曰此我所行
同事攝也既知此理之同則其毫髮之異久之
自明矣若夫捨其涕唾以入帖括則甚不可宜
急戒之勿以性命進取溷為一塗可也

讀大學

明德考亭粹為虛靈不昧甚妙即伯安先生所拈良
知者是矣德即是明不可以明更求于明擬欲明他

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何以曰明
明德也蓋不過欲人直下識取云爾故後面釋曰皆
自明也第玩自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非假一
毫功力也

夫善何以曰至也住於惡固非善住于善亦非至善
善惡兩邊俱不依是何境所謂至善也但起心動念
便不是止起心動念不屬善邊便屬惡邊便不是至
善息機忘見便是止于至善也又須知天下皆息機
忘見者盡天下無一人起心動念者所恨不知耳故

下女遂有知止之說知字窠喫緊大人明明德于天
下下手工夫只在格物以致知故一知止自臻誠正
及治平之效而大人之能事畢矣知止便是格物致
知定靜安便是誠意正心修身而能慮便是齊治平
云

心猶水也意猶冰也水體常流而一結為冰則失其
常流之性矣心體本正而一發為意則失其本正之
體矣然全冰是水不捨冰而覓水全意是心豈斷意
以正心故欲復水體惟在融其冰欲復心體惟在誠

其意誠則雖曰已發不雜未發雖第二機即第一機也今夫驟見孺子而怵惕驟聞嘑蹴而不受此不涉安排不立能所謂誠也不涉安排不立能則不妨發見而未嘗有所遷不妨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不動不遷所謂正也後釋引好好色惡惡臭為喻夫不涉安排能所者信莫有過于此二者矣即在凡愚可以自省

正心固先誠意然稍擬誠意便涉安排立能所早已徹底不誠了也當知吾人各具有良知虛靈察照豈

古亘今包羅宇宙要在當人設方便致之若還致得自然神感神應安排不待遣而自遣能所不待止而自止矣蓋此知本誠不必別用功求誠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後面釋誠意曰君子必慎其獨此也獨字竄奧如中庸所謂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天命之性未教之中等是也正是良知又謂明德非格物之君子安能識渠面孔乎哉

良知二字伯安自謂從萬死得來而或者謂其借路慈嶺夫謂其借路固非識伯安者然理一而已見到

微處固未嘗有異也。余觀宗鏡所引圭峰語謂達磨
指示慧可譬觀之後復問渠莫成斷滅否。答雖絕諸
念亦不斷滅。問以何徵驗。答了了常知。言不可及。師
即印曰。即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若所答不契
即但遮諸非。更令觀察。畢竟不與他先言知字直待
他自悟方驗。真實是親證其體。然後印之。今絕餘疑
故曰點傳心印。所言點者。唯點知字。非總不言傳至
荷澤時。他宗競起。欲求點契。不過撥緣。怨宗旨。遂滅
遂言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伯安所揭。良知正所謂了

了常知之知真心自體之知非屬能知所知也或曰伯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將無與真心自體之知異乎余曰知善知惡彼為中下根人權說耳王汝中所悟無善無惡之知則伯安本意也汝中叢伯安之奧也其猶荷澤叢達磨之秘乎

情念不孤起必緣物而起故名情念為物也初入道人如何用功須是窮自己情念起處窮之又窮至於窮不得處自然靈知顯現迥然朗然貫通今古包羅宇宙則知致矣故曰致知在格物此是初學下手喫

鑿工夫千聖入門之的訣也

昔張子韶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妙喜曰公
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子韶茫然妙喜大笑子
韶曰師能開諭乎妙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誕安
祿山者其人先為閩守有画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
怒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閩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子
韶聞之遂大悟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
欲識一貫兩箇五百余去年默坐正心軒下偶一同
參舉此余豁然有省時有友問余此義如何余曰厚

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和友人不契將知妙
喜所示子韶所悟所謂金剛圈栗棘蓬即辨如莊叟
難究微言博似張華豈窮玄趣而奈何欲置孤燈于
太陽之下搖輕篲于飄風之間者乎多見其不知量
已此正格物要指前所解者聊為初學方便耳
有所恐懼等是執有心不在焉是落空要之有所不
在俱是迷妄耳此廣大心寧謂之有謂之無乎妄謂
之有者如目翳而為空有真花妄謂之無者如病狂
而為已頭忽失翳消花滅花元非有不可言滅狂歇

頭在頭元非失不可言在消歇存乎一念寧假功力
那涉途程乃知此心虛明誰有無相有無見之處正
地而若邪有無見消非昔邪而今正所謂轉名不轉
體也故以無正為真正心無脩為真脩身

讀論語

凡作意用工夫時真妄交爭理欲相乘有照管有克
洽有打點有考究等俱費力生硬不相諳習厭苦不
暇何悅之有時習者十二時中語默動靜相安相忘
不知不覺妥妥貼貼即此是悅此箇境界非實用工

方那得到此到此則無功力矣故老子曰絕學無憂
考亭謂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以為知也未必
然第觀其問事鬼神問死則是欲強知其不可知者
故孔子誨之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蓋
理有可知者必有即知是病者何則吾人良知本無
不知不可以知更求於知譬如握手作拳則名為拳
不名為手將知求知則名為妄不名為知故手不作
拳固居然手矣知不自知固居然知矣人知知之知
而不知不知之知也昔人謂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而

又有謂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者通此二說始得夫子
論知之義

天地在虛空中人在天地中而虛空入在道中虛空
之在道中若一泡之在大海耳則天地與人又可知
矣然人又能包羅虛空而位育天地此非人之能乃
道者能耳故夫不明大道縱極人之識量建掀揚之
業于天地間特一泡出生之微塵小泡耳故孔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藉令管仲能從源頭上清徹一番卽
無九合一匡之績其器何嘗不大孟子曰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昔人又謂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由斯以譚雖唐虞定民之極功毫不足為堯舜性天之加損也而况么麼伯業者乎

此性亘古亘今不動不變本自無生又寧有死生死有無係乎一念迷悟間耳譬如夢人徧歷種種城邑其身安眠牀第實無此事睡足覺來決不自念我今此身先去今來聞道之人不然決不自念我今此心先迷今悟迷破情破况復肯留生死餘惑耶故孔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者豈不知本無生死。隨順迷人情見權說為死耳。又豈不知古今始終不移。當念展縮在我。延促俱妄。亦隨順迷人情見權說為朝夕耳。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既曰不亡矣。又何言死也。耶頗有合于吾夫子夕死之意。

仁義禮智性之德也。聖門單提一字。即全該性體。如復禮之禮。不違仁之仁。義之與比之義。是矣。夫何以曰義之與比耶。無適無莫。就是他比義處。非於無適莫外。又尋一箇義去比也。蓋此性體虛而靈。寂而照。

于中覓善惡是非可否得失同異諸相本不可得。世人起心動念。取舍情生。分別意立。與此性體相違遠矣。聖人雖熾然取舍。而實無取舍。熾然分別。而實無分別。亦無無分別之見。是以繁興大用。都合當體。故曰義之與比。比字寂然。說出便踈。纔說合。便離了也。乃謝氏謂聖人有道以主之。若有能主之道。兩主之心。去義千里萬里矣。

已涉唇吻。即落第二頭。况云一貫。猶存一也。豈是聲前一路。惟孔子實不于一中導坐。而曾子亦不向一

處。操根。得之。聲前。契之言外。不落陰陽。故孔子將干斤。擔子付他。他便能荷得。一氣直走一千里耳。是以古人詩曰。彩雲影裡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今之依語生解者。所謂認扇者也。

明眼人操金成土。揀土成金。拈來使用。豈存膠劣。故知曾子所措之忠。恕較孔子所拈之一貫一合相。不可得。但曾子撩起。便行諸弟子。未免貪粟失糧耳。怒與過皆情念之所兔。有者情念結而為人矣。安能

免怒與過。第常人縱情念而不知有真。學者又欲滅情念以存真。任之者妄而欲滅之者亦妄也。顏子克己復禮者。故不動已而全轉為禮。未嘗遣怒而怒時未嘗離常止之體。常止故曰不遷。未嘗祛過而過處未嘗違常一之體。常一故曰不二。此千古之學髓而洙泗之心印。非諸賢之兩可幾者。孔子安得不三致嘆于斯人。

程子言三月天道小窺之節言其久也。又曰過此則聖人矣。將謂顏子過此又達仁了。夫舉世固未有一

人違仁者縱顛倒之極而仁固居然在譬如迷人認
東方為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是以此仁也迷之若
違悟者不違顏子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
理哉如鑛既成金不重為鑛悟而復迷是金復為鑛
也吾不信也孔子蓋謂天道業已小變而回之仁不
衰直美其無違仁時耳其餘則乍明乍暗所以曰日
月至。

莊子曰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
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

不愉也。人不堪其憂，固不愉也。顏子之樂，得無不恬乎？蓋因人之憂，乃見顏子之樂。顏子實不自知樂也。譬如因櫻病之苦，乃覺強健之安；而強健者不自知安。緣長途之苦，乃羨居家之逸；而居家者不自知逸。其不自知安逸也者，乃其所謂真安且逸者乎？若彼人常常檢點曰：我安且逸，若是則心不閒曠甚矣。故無樂之樂，是謂真樂。

或問：七情人所必有，顏子豈得無憂？時耶曰：顏子之憂，亦樂也。怒，亦樂也。哀，亦樂也。迷人結冰成水，即樂。

成憂達者了冰是水即憂成樂憂樂之機係一念迷悟間耳

人之生也直此直字與質直好直等直字稍異即性體也性體無善惡無向背無取捨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非中非邊而巍然孤立故曰直如千仞峭壁非心意識之所能攀躋者瞥生情念便纒曲了也情念既生而欲祛除之亦纒曲了也擬趨向他便纒曲了也擬不趨向他亦纒曲了也纒曲便是罔矣罔之易蹈如此哉然直何以曰生理也蓋有鏡然凌現影像

有直性然後出生形骸情識無鏡安得有像乎無直安得有生乎

夫知好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者安得直恁鹵莽而已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也然則聖人豈棟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乎哉非也坦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羞日光非薄夫矇人矇人自障聖人無時無處不昭揭以示人之聞者其心所得各異耳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張子韶詩曰向也于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此妙語契聖人神髓矣子韶與杲公遊透悟禪宗其發明吾孔子真言甚多不能悉記耳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余于子韶云

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非憤而後樂樂而後憤也

蓋孔子纔十三歲五便知天壤間止有此事柰何未

得入手半生勤苦雖定力所持到不惑田地然尚未知本命元辰下落安得不拚命向前故十五以後五

十以前蓋其發憤忘食之日也至于知命以往耳順
澁心頭頭是矩此中纖毫不掛心境蕩然其樂可知
矣更有何事發憤乎哉若如註所云以是二者悅焉
日有莘莘則是孔子一生累憤累樂而道可以零碎
學零碎得矣有是理哉此考亭補格物所以見疑於
凌學也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語是孔門塗毒
鼓讀者且莫草草且如何是孔子行處看永喫飯是
孔子行處早起夜眠是孔子行處默坐談論是孔子

行處這俱是孔子行處有何奇特若云有奇特處一切人豈不解着衣喫飯早起夜眠嘿坐談論也若云無奇特處孔子又何必與二三子二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且如何是孔子與處不可止說動靜語默無非道又如何是二三子見孔子與處不可止說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若如此註解去于吾夫子微言又何交涉在當人自會難以言詮也

民決不可使知之耶是聖凡有二性也民可使知而聖人不使之耶是聖人私也不見古人道具足聖人

法凡夫不知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且道凡夫不知
與聖人不會是同是別

利者聖人不肯言命與仁聖人不能言豈故罕言哉
人言佛老極談性命然柱下纔開口只道得箇道可
道非常道是柱下竟未嘗道也迦女自云始遊鹿野
苑。終至跋提河于其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是迦女竟
未嘗說也雖有五千言一大藏教俱是第二門頭說
話何嘗言命與仁哉吾夫子隨機指示如論語所紀
非無論仁處要皆示月之指是指非月也其家親者

則莫若予欲無言一語。學者試觀此言。果言仁乎。言命乎。

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若蒼蒼耳。世未有見真堯者。見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耳。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惟世人莫能見。即聖如孔子。亦不能見。豈惟夫子不能見。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謂真見。得此真見者。山河大地。牆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羹牆。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吾輩依放作工夫者多矣。譬如靈龜曳尾拂迹成痕轉添意必重增固我耳。殊不知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名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為有。蓋聖凡之辨微矣。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無知夫豈謙言者一塵翳天一芥覆地虛明之中豈容一毫妄知也。耶孔子蓋真無知耳。惟全體無成全體有小扣小應大扣大

應辟如風不自觸故遇物而于喁不斷鐘不自鳴故
隨扣而清韻常生聖人若自知焉能叩兩端而竭耶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此之謂也

方才裡一副能思量解會的力量所謂才也直使得
人七顛八倒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眼見虛花孔子沒
奈何難以本分教他且教去博文約禮漸漸消然他
才力果然苦極憊極欲休不得淩泊到針劄不入處
一副力量都消磨盡了然後自己本來一片田地辟
立萬仞的瞥爾現前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親證人

不解作此語也。譬如賊入室宅，鼠入牛角，無限偷心。暮地盡絕矣。

未知生焉知死，此理難解，非言可詮。余讀妙喜語錄，至謂鄭昂曰：你今年六十四，六十四年前，這能聽能說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之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耳不聞聲，有眼不見物，有箇肉團心，亦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却不覺痛。

這裏應應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生死事大。又讀中峰語。緣有曰。學者未有不言為生死事大者。遠叩其何為。生死例是茫然。或者強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謂生死斯謂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知。宛是生死。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轉。宛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

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
或不能洞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
欲鼎之不沸理豈然哉此二論逗機深淺原無勝劣
要知妙喜所示即子路所疑而中峰所明實吾夫子
未知生焉知死之註疏也

亘古亘今當人脚跟下一段本來田地強名為仁本
無名相安可言說弟子於無問處伸問好肉剜瘡聖
人向無答處顯答虛空着彩讀者直下識取已涉塵
織况復佇思崖州萬里矣當知此仁悟得不加分毫

迷時亦不欠分毫。夫子各就當人現成身分直指他。曰你此箇便是仁而已。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故夫子直以其所能克己復禮指示曰此便是仁。仲弓寬洪簡重。寬洪則能恕。簡重則能敬。故夫子直以他所能敬。指示之曰此便是仁。司馬牛多憂多懼。入也多憂懼人。定不敢輕言以取禍。故夫子直以他所能詔言。指示曰只此便是仁而已。所謂隨機應物。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也。

克己之己與為仁由己之己同。即所謂我也己者何

剛耳目心知能視聽言動者是矣。禮即是仁，仁即是禮。以其為天然之則，故曰禮。已禮非一非二。迷之則已。悟之則禮。已如結水成冰，禮如釋冰成水。已如析金為瓶盤釵釧，禮如鎔瓶盤釵釧為金。故釋冰即是水，不別求水。鎔瓶盤釵釧即是金，不別求金。克己即是禮，不別求禮。下文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工夫。但拂非禮，豈絕視聽言動可見已與禮非一非二也。

朱子訓天下歸仁歸字為與，讀者俱作上聲。不如作去聲讀。如與祭之與，稍妥耳。蓋孔子意謂有已作礙。

即不能歸天下為一已。今既克己復禮，則盡乾坤渾然是一箇禮。故以一性入一切性，而無知以一切性入一性，而無餘。所謂燈影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形。又如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殆妙得歸仁之極趣也。

既曰克己，何以又曰為仁由己？蓋仙家舍七情無還丹，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若與于視聽言動之外，日貿貿焉覓所謂禮者而復

之是棄冰覓水棄瓶盤釵釧覓金也故曰為仁由己
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從人覓矣

顏淵天資高邁一聞克己復禮之訓即領得己與禮
原是一箇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의故不更絮叨
直問其名目以證所得耳夫子知之故但曰己即是
視聽言動克己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
聽言動耳非禮即己當知眼有天則視不以眼顏淵
至此遂豁然大悟矣此正是孔子與第一高弟傳心
密語譬立萬仞如此喃喃不直一爰

仁道至大離心緣絕能所怯弱之人不堪負荷聰明之士反增機障庶幾者其剛毅木訥人乎剛毅者牢籠不住呼喚不回畢力一生永無退轉木訥者不會穿鑿不亂度量精神易翕情緣稍輕故夫子謂其近仁然而不學則亦徒抱羨質焉耳矣

今夫盈河皆冰也而取湯澆之豈惟不能徧及且恐所澆之湯隨化為冰矣人心多欲也而擬用心禁之豈惟不能盡禁即恐所用之心復增為欲矣故太陽一出則堅冰潛消本地瞥見則衆欲退聽所謂不離

情欲而證天理。正聖門為仁之真脉也。原思求仁。要
使克伐怨欲不作。政如以湯銷冰者。故孔子曰。可以
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難者謂此事難行耳。非許之
也。

今之用心於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閉目默坐。念起
即擬放下。少得片時。念不生。便以為快。不知正是昏
沉耳。無異檐雪填井。運石壓州。區區所謂二乘除糞之
道也。吾數年前被邪師指示。幾誤一生。今之學此者
亦不少也。苟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覓克伐。

怨欲了不可得更欲教誰不行耶

子路嘗沾沾自喜其勇如曰君子尚勇乎子行三軍則誰與至是又問成人其意殆自謂如吾之勇可稱成人耳孔子遂連舉幾箇一節之行的如臧武仲等若曰一身兼數行尚未可與成人。須是女之以禮樂況止如卞莊之勇者乎禮樂是天則不是文具。張子韶詩曰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此妙得禮樂之義矣。下節或謂是子路語亦通。

古之學者為己。己一也。曰克己。又曰為己。一取一捨。不相違耶。余觀釋典。初說苦空無我。後說常樂我淨。前無我。即克己之己也。後我。即為己之己也。無我。乃是真我。克己。乃能為己。

子貢穎慧人也。夫子一日忽向他嘆云。莫我知也。夫此語直是險峻。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大非孔子本意。夫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蓋當時談道術者。未嘗不貴上達而索之高遠。求之苟難。以其未嘗知天耳。孔子隨緣任運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

學耳不知除却此更無上達也此義愈淺愈深誰知之者其惟天乎夫天何心乎何言乎此其知豈在情量解會間耶蓋世有知天者然後信天之知孔子世有信天之知孔子者然後信上達在下學內且在信已躬內時時上達世界內人人上達特習矣而不察耳程子亦云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不能以上達却甚不曉考亭曰循序漸進似非聖人一貫之學矣

有心造出的固是小慧假饒無心造出的亦不離小

卷之二十一
五
慧何者有心即落掉舉無心便屬昏沉都墮情識故名小慧情識之視良知真不翊晷塊之在大澤也安得不謂之小然除却有心無心畢竟誰是大慧試掉焉。

君子義以為質質幹也有幹然後枝葉附焉又質素也。有素然後彩色加焉。若不明此箇而務為禮遜與信。是小禮也。足恭也。小信也。即作得周備。亦祇是一箇硜硜小人。豈曰君子義字便是義之與比之義。所謂性體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字宜作去聲讀。此語蓋謂實不稱名者幾也。一生享大名而考其實不足。以副。可惡訛甚焉。若作稱譽之稱。徒使噉名客藉口耳。伯夷傳名引用此句。如註意。然史遷名何足深據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無益似當連上句讀。蓋思無益之事。如名物技藝之類。故不如學也。若能反求。是有益之思。有益之思。即是學。更於何處覓學耶。學者覺也。覺匪心外。見不善如探湯。或解曰。如以手探湯。始猶懼其熱。而

漸入之久則無傷矣甚善夫見善索然安于不及矣
見惡油然而與之相諳矣是委靡不振之人此豈夫子
所願聞且見者故致嘆焉異時又曰吾未見剛者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何以不得為君
子耶曰正謂其偏有所見耳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
勇好剛夫非學歟何以曰不好學也曰謂其偏有所
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
擔板非道揀棹非學故不能與于道而免于菽然則
如之何而後可曰忘其見則道集矣割其好則學全

矣所謂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子曰予欲無言夫孔子生平自言及答問俱是逗學者機應所知量所謂舌頭談而不談者豈至此然後欲無言哉可柰子貢依然只是莫知本意故孔子又引天為證此意亦淵邃學者須委悉吾夫子不開口慶喫緊為人方是真脉昔靈山拈筆賴有迦葉豈其聖門翻無針芥顏子沒矣豈曾子當時不在側耶世人欲向四時行百物生處見天之心諸弟子欲向動靜語默處見孔子之心殆全見全不見也窺月於

白雲齋集 卷之十七
千溪萬派見春于萬紫千紅謂非月非春不可謂即
月即春亦不可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約理而論則豈惟聖人為
然百姓日用間着衣喫飯行住坐卧何嘗不舉始該
卒乎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處處皆顯真實義塵塵
盡是本來人也所以程子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
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學者誠
知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則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之指
亦愚過半矣

聖如孔子始與凡民無別畷則通途平地而子貢乃
擬之於不可升之天也孔子後來動和之效收之當
念而子貢以為有待於邦家也烏在知足以知聖人
乎然孔子為魯司寇攝相事其初尚來彌裘之諄則
又安在其斯立斯行也哉學者於此當不能一笑釋
然者是尚未夢見子貢在况能望見吾孔子影相也
耶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命字即天命之謂性之命
學者所學何事而不知天命雖行誼極其完樹建極

其偉矣只是日用不知之百姓耳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昔孔子
自謂五十而知天命蓋君子之難成也如此

禮即是克己復禮之禮不知禮即渾是人欲之私其
身頹然屈於萬物之下而顛且仆矣故曰不知禮無
以立